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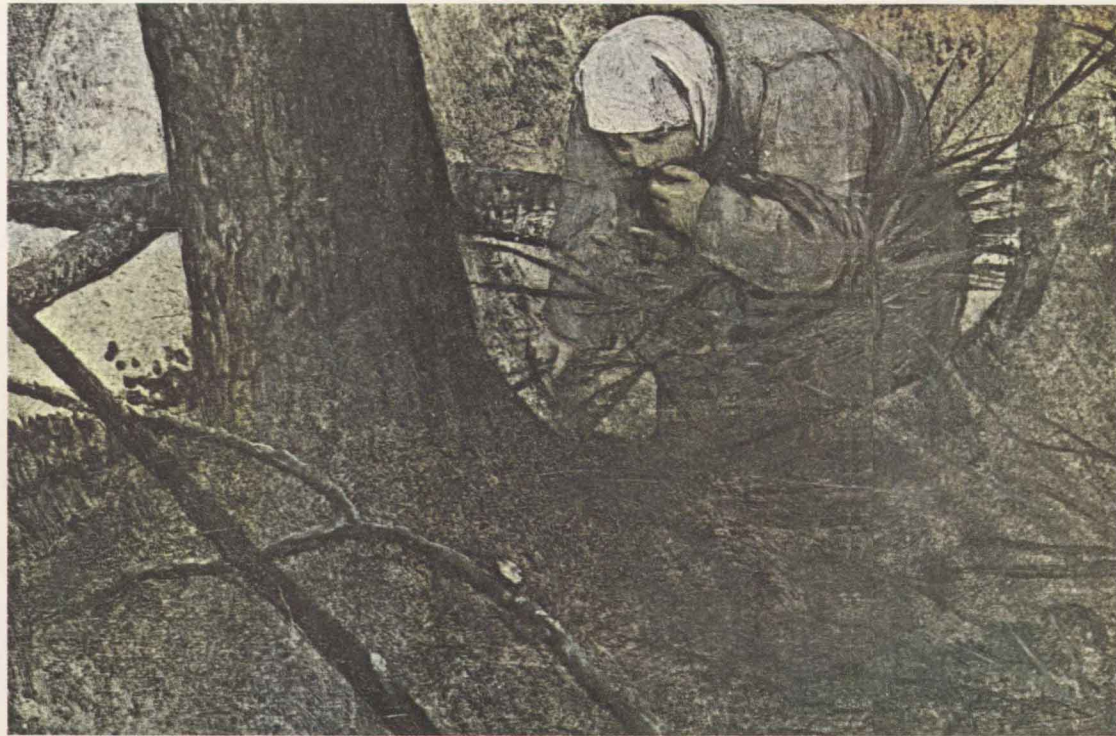
鋤頭集

婦 農





界世的娜汀斯麗克



了盡冬

湖為楚賢歸
 村姑老為一
 遠看姑怪我
 通地撒百子
 也扶疏心

丁巳冬月
 周公讀

詩的來寫後 | 集頭鋤 | 版初讀公周

幾句話

每讀書報、雜誌，總愛寫幾句感想，完全是農村老莊稼人的觀點。農婦生在農村，長在農村，對一切事物的看法，很難突破農業社會的框框。近幾年來，「人家的兒女」逼迫我唸書，大填老鴨子，把新知識朝我肚裏猛灌，有時消化不了，難免沒有毛病。

同時，農婦的生活圈狹窄得很，所接觸的人，祇有老公、兒女、鄰居和一大羣「人家的兒女」，他們把我的世界擠得滿滿的，使我沒有機會去認識新的、陌生的面貌，所以，在我筆下出現的，也祇是他們這些人。

用拿鋤頭的手捏筆桿，實在太不量力，但在我看來，鋤頭和筆是同類的工具，當我提筆的時候，必然會想起：「手拿着鋤頭除野草呀！除掉野草好長苗喲！」這首民歌。

農婦給「明周」寫雜文，已有很多年。本書是其中的一部份。

目 錄

克麗斯汀娜的世界	一
水	四
釣魚記	八
作客	一二
在曉霧中奔馳	一六
歲燭前	二〇
杯	二四
一種偏見	二八
我的一天	三二
寒山・拾得・老報人	三六
決不上當	四〇

想不開·····	四二
夜戀·····	四四
寂寞·····	四七
又是寂寞·····	五〇
再談寂寞·····	五二
情緒打結的時候·····	五六
管他呢！·····	六〇
但求破衣裏面是人·····	六四
懷念坐牛車的日子·····	六七
坐牛車的日子是這樣的·····	六九
瞭解？好難·····	七一
白了頭髮·····	七四
罵人·····	七六
玩具與我·····	七九
大寨的旱煙桿·····	八一

讀沙翁專欄說幾句話·····	八三
好疲倦·····	八六
失題·····	八九
迷惘症·····	九二
笑·····	九四
蝸牛·····	九六
自言自語的蝸牛·····	九八
找靈感·····	一〇〇
都糟透了·····	一〇二
病中一得·····	一〇五
我的剪貼簿·····	一〇七
在鋼鐵縫隙裏·····	一〇九
滿足·····	一一一
過去了的·····	一一三
不時代 反潮流·····	一一五

點點綫綫·····	一一七
一切都是「尚未」·····	一二一
老公是自己的好·····	一二五
貓頭鷹·····	一二七
念舊·····	一二九
根本沒有「代」溝·····	一三三
要早些回家·····	一三五
從賀卡看父與子·····	一三九
這麼一個「家」·····	一四三
掉轉了頭·····	一四七
不要殺可憐的鹿兒·····	一五一
阿米巴宣言·····	一五五
學習吉卜賽精神·····	一五七
孩子講故事·····	一五九
孩子想去非洲·····	一六二

蟹・酒・人·····	一六四
逃學·····	一六七
帶回來的問題·····	一七一
哭一頁歷史·····	一七五
令人心酸的木雕人·····	一七七
老與新·····	一八一
螞蟻·····	一八五
蟲和人·····	一八九
可恥的行爲·····	一九二
泥石之塔·····	一九四
我的夢·····	一九六
禽獸・人·····	一九八
劍橋人的話·····	二〇〇
生日的那一天·····	二〇三
要開始做了·····	二〇六

也是「飄」.....	二一〇
校園.....	二一四
讀書不是爲一紙證書.....	二一八
葱烤鴨換來的幾句話.....	二二二
爐邊閑語.....	二二六
裸跑.....	二二八
裸跑・輿論.....	二三一
長頭髮和嬉皮士.....	二三四
突出「囚籠」.....	二三六
要做和尚.....	二三八
空不了.....	二四一
聖誕節惹起的牽累.....	二四三
「愛彌兒」的遺毒？.....	二四七
穿上褲子.....	二四九
牆與門.....	二五一

泥洞裏的動物·····	二五四
嬉皮士剪髮了·····	二五七
祇懂得一點點的人·····	二五九
陌生少年訪客·····	二六一
可憐的年青人·····	二六四
擁抱·····	二六六
我的朋友周公·····	二六九
東方人就是東方人·····	二七二
「旅蝶」的故事·····	二七四
燃香的日子·····	二七六
究竟是中國孩子·····	二七八
不是挑戰·····	二八〇
命運操在自己手上·····	二八二
老友的故事·····	二八四
一封信·····	二八七

控訴……………	二八九
留學生老母與留學生……………	二九一
無可奈何的問題……………	二九三
一個孩子的苦悶……………	二九五
貧富不能決定孩子的一生……………	二九九
赤子心……………	三〇二
愛你的洋媳婦……………	三〇六
把孩子抱得緊緊的……………	三〇九
中西丈母娘比較……………	三一二
冬盡了……………	三一四
小小的一步……………	三一五
蠟做的鼻子……………	三一九

克麗斯汀娜的世界

傍晚，細雨如絲，阿遐來，給我一張英文雜誌上剪下的圖片。圖中是無邊無際的草原，一個鬢髮蓬鬆，瘦骨支離的女人匍伏在地上，望着遠處的房屋。題爲「克麗斯汀娜的世界」。這是美國自稱抽象派，人評之爲寫實主義的畫家安特羅·衛斯的一幅名畫。

「克麗斯汀娜」，當然是畫中女人的名字，她爬在草原裏「究竟在幹什麼」？已成舉世的疑問。安特羅·衛斯，平均每星期收到一封由世界各地寄來的信；要求解釋畫中的含意。但是，安特羅·衛斯始終沒有答覆這一問題。

畫中的「克麗斯汀娜」；從那憔悴、疲憊的體態看來，她的所在處，顯然並非是一個起點。在此以前，必然還有過一段艱辛的歷程，她匍伏在地上，可能是因乏力而仆倒，也可能是受傷了。她不是在幹什麼，祇是在遼濶而渺茫的天地中，孤苦無助地望着前方，掙扎爬行，（至少她有此意圖）。我不想思索她從何處來，卻想知道她要往何處去。

畫中的克麗斯汀娜，翹首矚目於遠處的房屋，那房屋，可能就是她要去的地方。然而，她與房屋之間還有着相當遙遠的距離。克麗斯汀娜能夠支持到達她的目的地么？她會中途顛仆不起么？在再起再仆之時，她會放棄繼續向前的意念么？

這該不祇是屬於克麗斯汀娜的問題。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今日，人類的智慧，像春日和風，吹起了萬紫千紅的物質文明，但畢竟無助於空虛的心靈，相反地，在蓬勃燦爛之中，更顯得徬徨，無所憑依。

於是，懷着希望，忍受着苦楚，於蒼茫遼濶的天地中尋求替代空虛的東西。

從前，有一位參方僧人與一位白髯垂膝的老僧，相遇於途中。老僧問：

「你去哪裏？」

「我要去我去的地方。」

「爲什麼要去？」

「因爲我一無所有。」

「你已經去過了。」

「你怎知道？」

「因爲你去時一無所有，而回時依然一無所有，同是一無所有，你能證明你沒有去過

嗎？」

設若克麗斯汀娜到達了她的目的地，那裏可能是門窗傾拆，蛛網塵封的破屋，其中空寂而一無所有。

無論如何，在克麗斯汀娜的心目中是她所要去的地方，也可能是人們所想去的地方。

教育家在鼓勵人們「去」，宗教家爲「去」的人們祈禱，唯有哲人才思索有無的問題。

風雨加劇，窗櫺震響，阿遐已經走了。他從風雨中來，從風雨中去，留給我一個千古難以解答的問題。

水

維多利亞海港的水帶，把我緊緊的捆了廿五年，爲了要活下去，我不能不接受它的迫壓，和無休止的磨折。

廿五年來，終日在浪濤、重霧中，我看不清，我聽不清，也沒有透氣的時候讓我看、讓我聽，因爲我要分分秒秒留心穩定脚跟，不被冲倒，不被淹沒。

廿五年前，也曾任駭浪中翻滾，但這次經歷的時間卻如此的長久，而維多利亞海港的水，又是如此的污齷。

今日，究竟留下我幾分真面貌？這是我自己也難答覆的問題。

我很想找一處清水來照照我自己，這就是我要去外地走走的原因。

劍河的水，盪過淡淡的水紋，身邊瘦削的藍影，輕輕移動了。